

孫中山先生的三位夫人

(本文插圖刊第35頁)

莊政

平妻妾侍無足疑訝

諺云：一個偉大人物的背後，必有一位偉大的女性爲之支持。一代偉人孫中山先生也不例外，而且這位舉世聞名的革命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，所獲得不平凡的女性的支持者，決不止於一位。本文所要介紹的是與孫先生關係最爲親蜜的三位女性。

也可稱爲：孫中山先生的三位夫人。首先，必須說明的是：有些歷史人物雖然早已蓋棺，然而基於種種因素，並未完全定論。

孫中山先生則不然，他畢生領導革命，推翻專制，建立民國，中外人士皆予肯定；現今海峽兩岸的中國人，儘管在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上有所不同，甚至於有如冰炭，勢同水火，但對孫中山先生，似都尊崇有加，沒有什麼話可說。換句話說，國人對孫先生的嘉言懿行與豐功偉業，十九予以認同。正因如此，狂於傳統的民族習性，以及刻意的渲染，往往使其神化了，致使後人難以窺見偉人的本來面目，甚至儘管你說的都是真實的，而對方都不相信。殊不知，世界上再偉大的聖哲賢豪都是血肉之軀，自然都無法排除人類的本能——七情六慾。一個人的私生活與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，似乎不必混淆一起，相提並論。否則，宇宙綿邈，豈有完人？

其次，我們必須了解：遠者勿論，清末民初，蓄妾成風，尤其是達官富賈，一夫多妻，那是習以爲常的。宜乎辜鴻銘形容男人如茶壺，女子似茶杯，一個茶壺怎能只配一只茶杯呢？談到中山先生的眷屬陳粹芬女士，學術界及評論家都有同一的看法：認爲廣東習俗向有「妾侍」及「平妻」之說，況且自古英雄志士平妻、妾侍之事甚多，大可不爲之隱諱，以免因偽道學之言，而無法忠於歷史，接受事實。

勤儉持家塾居澳門

中山先生原配盧慕貞女士（一八六七年七月三十日生於香山縣外學鄉，一九五二年九月七日歿於澳門，年八十六歲），其祖父時，家道小康；父耀顯公，承先業而讀書，壯歲經商。家居外沙，相隔翠亨塚家，約七、八里。與中山定親時，孫父遠成公已七十二歲，未多理會家事，而由長兄德彰作主。先是，十八歲的中山先生因欲入耶教，與德彰意見相左，旋負氣自檀香山返國。德彰因此頗覺歉疚，乃寄款返家，希望雙親儘速爲弟物色配偶，使其安於家庭生活，俾免年輕氣盛而浮躁不安。孫、盧聯姻，依當時習俗，殆憑父母意願，媒妁之言及八字之合，而非自由戀愛而結婚，當可斷言。惟必致函檀島德彰，似經其同意後始決定。

中山先生結婚時在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，年僅十九歲（按係虛歲，實際年齡不過十七歲六個半月耳）。盧慕貞女士，比夫君小一歲。她略通文義，曾於逃難中，避居檀香山時，爲子孫科啓蒙，教讀私塾課本。她的相貌外表等很普通，身材矮小，皮膚黝黑，自幼纏足。但有特徵：背部很厚，類似「熊背」；晚年發胖，腹部下垂，如「彌來佛」狀，凡此種種，例屬「貴相」。

中山先生自乙未廣州首義失敗後，亡命海外，奔走革命十七年。在此漫長而艱辛的歲月中，盧夫人偕子女等人，浪跡天涯，四海爲家，與夫聚少離多，可以說吃盡了苦頭，很少享受到家庭的樂趣與溫馨。

在此要特別一提的是：孫德彰於十八歲出洋做工，到檀香山後，結識香山籍的華僑鄭氏兄弟三人——鄭強、鄭金與鄭照。鄭家早年即至檀島墾殖農牧業致富。有感於孫德彰既是同鄉，人品又很好，不久擢升他爲管工頭（粵語，即領班）。後來鄭強與他成爲換帖的兄弟，鄭金、鄭照皆成爲與中會的創始會員，贊助革命甚力。從此鄭、孫兩家時相往還，成爲世交。孫德彰因支助革命經費等因，終至傾家蕩產，無以爲生。孫科與家人寄居檀香山時，就住在鄭家，生活費用等悉由鄭氏兄弟負擔。中山先生的次女孫婉與鄭強的第六女兒翠稚，是青梅竹馬的玩伴，閨中的知己。

兩人關起門來，一聊就是半天。民國後，她們兩家都住在澳門，盧夫人經常坐黃包車到市場親自去買菜，每次必買兩份，一份送至鄭家。鄭翠惟及至親好友喜作雀戰，當她遠遠聽到黃包車的踩鈴聲響，知道盧夫人攜菜而來，馬上就把牌藏匿起來。

民國元年二月九日，盧夫人偕二女、侄女孫霞，自庇能乘船啓行，次日經新加坡，鄧澤如同行護送。嗣經香港，十九日抵滬。上海都督陳其美派員迎接，孫科旋迎其母妹等，住在哈同花園。二十日抵南京，與中山先生團聚。昔為清廷懸賞通緝之叛徒，今為民國肇建之首任大總統，同屬一人，際遇判若天壤。不久孫科也從海外歸來，此一但為革命而歷經艱險，殊少團聚的特殊家庭，理當十分珍惜這段最難得的歡愉時光。事實上並非如此。民國成立，百廢待舉，中山先生日理萬機，從早到晚，都很忙碌，實在抽不出很多時間陪伴家人。而盧夫人自幼失怙，生性好靜，且較孤獨，她是一個出身鄉間的舊式婦女，對政治毫無興趣。

當時在南京，經常要對中外來賓甚多的各種政治場合，對這位第一夫人來說，與其說是一種尊榮，倒不如說反而增加了她的精神負擔。她在南京住了一個多月，又偕同女兒經上海，回到廣州去了。

革命初期親蜜伴侶

盧夫人於中山先生協議離異後，一直蟄居於澳門文第士街一號，係公家為其所建住宅，生活

開支則由孫科及黨部接濟。她非常勤儉，料理家務賢勞備至，待人寬厚，親戚遇有困難，皆樂予協助。廣東天熱時多，她最愛穿順德縣特產的「黑紗」所製的衣裳，此種衣物愈洗愈舊，穿起來也就愈涼快爽適。

某次，她與孫科及另一晚輩吃飯，餐畢，盤中剩有魚湯，她恐怕棄之可惜，索性端起盤子來喝湯，盤底正好朝向那位年輕的客人，孫科瞠狀，打趣地叫那位青年仔細地看看盤底的標識，那盤子到底是康熙時製造的，還是乾隆年間製造的。

孫科聰慧好學，記性特強，一如其父。但因養尊處優，環境使然，左右不免都盡量遷就於他。而他生性質直、耿介，嫉惡如仇，不管什麼人，一見不對，常在大庭廣眾前，痛斥於人，不假辭色，使得對方非常難堪。盧夫人知子莫如母，她很了解自己兒子的缺點，因此不時訓誡孫科，即令他後來當了院長、國民政府副主席，她還是照「訓」不誤。孫科始終敬謹受教，從不忤逆。在母親的跟前，兒子永遠是兒子。

孫科一向事母至孝，從來不因自己官當大了而對母親稍有怠慢。民國三十八年，大陸易色不久，孫科蟄居香港淺水灣一百六十四號，特接母親來港同住。每晚臨睡以前，必至母親寢室，看看被子蓋好了沒有。每天清晨六點禱告完畢，即侍奉母親到花園去散步。可惜好景不常，後來時局逆轉，孫科夫婦不得不作三十六計，先去法國，後往美國定居，盧夫人則重返澳門，過着孤獨的生活。

從此，母子生別，天各一方，骨肉離散，再也未能團聚一堂，而孫科有生之年，再也無法娛親承歡，顯係一生中痛苦之抉擇。

陳粹芬女士（一八七三—一九五四年），原名香菱，又名瑞芬，人以排行稱為「陳四姑」。原係粵籍南洋華僑，久居於香港，與當地的一般婦女似的，沒有讀過什麼書，甚或有人說她不識字，但她却是中山先生倡導革命初期的親蜜伴侶。

一八九三年春，二十八歲的孫逸仙醫生在澳門行醫，因醫術高明，求診者甚夥，致遭葡籍醫生排擠，被迫遷至廣州，改名「東西藥局」，攜陳氏（時年二十一歲）來與好友尹文楷醫生（中山之師區鳳墀女孀）同寓河南，三遷其居，仍不相舍。迨中山先生亡命海外，奔走革命，陳氏仍居尹家十年之久。可見往昔知己情誼至重。

中山先生英倫蒙難脫險東歸時，業師康德黎博士於其弟子臨別辭行前，特贈送紀念品——一只大如小蟹，有金蓋可開閉之金錶，金蓋面刻「Y. S. Sun」，並繫有金鍊一條，顯係當時一般士紳慣用之懷錶。此一革命史上的傳世之寶，落入陳粹芬女士手中，當係中山先生所貽贈，可見這對「革命鴛鴦」是何等的恩愛，感情達到了相當程度。

南洋婆確是奇女子

十九世紀末，二十世紀初，日本橫濱是革命黨人活動的重要據點之一。此時的陳粹芬女士毅然加入了革命的行列，她對革命事業的貢獻是多

方面的，試述如下：

其一、她照顧中山先生的生活，賢勞備至。使革命領袖在浪跡異邦，顛沛流離的艱苦生涯中，獲得精神上的支持與慰藉。她以一介女流，持夫妻的名分，用以掩護中山先生，不致引起外界的疑惑，對革命活動亦頗有助益。

其二、她陪伴中山先生，無論在日本或南洋等地時，接待革命同志，照顧大家的生活，幾乎無微不至，從燒飯做菜，洗衣服和袜子等一切粗活兒樣樣都來。使那羣背井離鄉的亡命客，大有「賓至如歸」之感；自然無形中也增加了同志們對黨魁的向心力。宮崎寅藏說：「在照顧孫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國婦女同志，真是個女傑，她那用長筷子，張着很大的眼睛，像男人在吃飯的樣子，革命家的女性只有這樣才能擔當大事。」

其三、庚子惠州之役，事前軍械皆由海員公會海員秘密輸運，經日本、美國、高麗等郵船運來者最多，以橫濱為居中策應，視情勢定行止。陳粹芬女士往來往船隻起落密件之責。每當橫濱郵船一到，她即往接船，以香港方面確實消息，轉告密運槍械之海員。日本因婦女上下，毫不注意。惠州事敗，梁慕光來橫濱，盛讚陳氏英勇不已。而她却說：「我當時傳遞書簡，並不害怕，大家拚命做去，總有辦法。」劉成禺會題詩詠之：「望門投宿宅能之，亡命何曾見細兒。只有香菱賢國嫗，能飄白髮說微時」。

其四、丁未年（一九〇七年），中山先生廣東等邊界，先後策畫四次起義，陳粹芬多隨侍左右。她親自印刷宣傳品（反清檄文），非常忙碌

。同年十二月二日，中山先生親率黃興等，自河內至鎮南關指揮，血戰後撤退。其後，大家會集於食堂，共斟離別酒，剛毅的陳女士也不堪別風離風之悲，雙目飽含「英雄淚」。黃三德撰「洪門革命史」記：「看見中山先生妾侍，一表人才，中山娶她十餘年，昔年在鎮南關起事，失敗，出走安南河內，做伙頭飯與眾兄弟食，洗衣裳，捱盡艱苦。」

其五、陳女士雖非出自書香門第，但她甚諳人情世故，秉性樸實敦厚，待人和藹親切。但為革命，竭力地奉獻，而一無所獲。她一向淡泊自甘，從來不計名利。當年為革命工作冒險犯難，且吃盡了苦頭，然不怨天尤人。民國成立，功成而退，既不提「當年勇」，更不炫耀自己的身世。她的生活很儉樸，留的是民初的女學生髮式，即俗謂「清湯掛麵頭」，根本沒有燙過頭髮，她是這樣的一個女子。

其六、她與中山元配盧夫人相處和諧，也很難得。筆者曾親見孫滿先生（中山之長孫）出示的「香邑孫氏族譜」中，陳粹芬女士名列盧慕貞、宋慶齡之後，名份為「妾」。且經長房孫眉公承認之故。黃三德撰「洪門革命史」記：「民國成立後，黃回國往澳門訪孫眉（德彰）先生（孫先生之長兄）並接款宴。盧夫人與『孫之妾』同席，並曾說話。盧夫人聞其妾之言而歎息。」民國三十八年，孫科等特往澳門，恭祝母親八秩晉三誕辰，席設文第士街私邸，當盧夫人與陳夫人（時年七十七歲）親蜜地攜手下樓梯時，受到親友們熱烈的鼓掌歡迎（聞兩氏時相往來，情

若姊妹。惟與宋慶齡從無任何接觸。盧曾罵宋為「赤老」。按滬語稱鬼，或稱無賴）。

總的說來，陳粹芬女士具有這樣的胸襟與風範，真可以說集中國婦女賢德於一身了。亦不愧為中國革命史上的一位奇女子。宜乎孫氏家族無論上上下下都對其尊敬有加，孫輩咸稱其為「南洋婆」（稱盧夫人為「澳門婆」，宋慶齡為「上海婆」），人稱「孫老太太」。

陳女士隨侍中山先生雖久，終身無所出。收一養女，名蘇仲英（生於民國三年農曆四月初四，卒於民國四十六年元月五日，得年四十四歲），廣州市真光中學、夏威夷大學畢業。抗戰前居香港，嗣與在韶關任通訊兵團少將團長的孫乾（孫眉次孫）重逢，在義大利米蘭市結婚。夫比妻大七歲，然論輩份，却有姑、侄之分（孫乾應稱蘇仲英為姑母）。故當時盧夫人反對這門親事。無奈彼此相處既久，了解深刻，感情甚篤，且無血緣關係，祇好默認既成的事實。蘇仲英做陳女士養女後，改姓為孫仲英，結婚時恢復原姓。夫妻感情極融洽，家庭生活非常美滿，生有五男一女（長子必勝過繼伯父孫滿為嗣子），均受高等教育，都已成家立業，現居北美各地。

德配夫人生活風範

關於中山先生繼室宋慶齡女士（一八九三—一九八一）的生前死後之種種，報章雜誌記載甚多，中共且有專輯問世。這兒所要介紹的是一些鮮為人知家務瑣事等類，卑卑無甚高論，但從若干蛛絲馬跡中，也可了解宋氏生活與風範的另一

中面。

抗戰勝利後不久，國共交戰激烈，大局遽變，自在意中，宋慶齡曾託其密友某夫人在香港租屋，可見原存三十六計之想。惟自從大陸赤化後，宋慶齡即應中共邀請，由上海抵北平，毛澤東、朱德、周恩來等親至車站迎迓，禮遇至隆，無人能及。宋氏送任所謂「國家副元首」，居住北平方巾巷四十四號，嗣遷後海住宅，為前清醇親王府邸，溥儀出生地。宋入居後，曾加蓋二樓。住宅及庭園寬大，環境維護及安全措施皆須人力，她擁有中、西文秘書各一，警衛森嚴，不易相見。

她的月薪為人民幣伍佰元，類似特支費的預算與月薪等，然其從未動用。至於招待賓客等費用，則悉由「公家」開支，但她未嘗因而揮霍。外國政要訪問大陸，殆皆希望見到宋慶齡，然能如願者甚少。前美國總統尼克森至北平時，頗思一晤其人，終為她所婉拒。日本名流頭山滿與中山先生為結拜兄弟，日本政要頗多頭山黨徒，尤欲拜見宋氏，願以「師母」禮待之，惟其從未訪日。

宋慶齡愛吃粵菜，嗜食玉米塗黃油，對「起士」很喜歡吃，尤其愛吃發菌即帶綠菌的起士（類似臭豆腐）。常託親友從香港買來此物。周恩來患癌症住院時，宋因好養鴿子，常叫人送鴿蛋給周，周則將別人致贈的花籃轉送給她。既投桃報李，亦順水人情。很可能是由於中山先生的關係，周對宋執禮甚恭。

孫中山先生的夫人

「文化大革命」初期，北平的紅衛兵已將宋

慶齡的家包圍，岌岌可危之際，周恩來聞訊，親自前往阻攔。相傳周曾對氣勢汹汹的紅衛兵說：別人都講宋家沒有好人，而宋慶齡「副主席」却是宋家的鳳凰，她一直跟我們很親蜜。因此，宋慶齡始免一場浩劫。但她內心深處因而蒙上一層陰影，却久久難以撥散。

宋慶齡二十三歲時，嫁給年已半百的中山先生，婚後不到十年，文君新寡，一直活到將近九十歲，依舊孑然一身。漫長的歲月，境遇的變遷，並未塗改她在感情生活方面的空白。許多風風雨雨，悉屬無稽之談。

然而，無可否認的，她愈到垂暮之年，生活愈顯得寂寞無奈。她被中共捧得高高在上，似乎從來沒有跌過筋斗，但她職位雖高，却無實權。相傳毛澤東有一陣子，希望由她出任「國家主席」，終被婉拒，這是否與其死後被追贈「榮譽主席」，有所關聯呢？

宋慶齡聰穎好學，喜歡讀書，英文造詣頗深，中文程度普通。好讀美國報刊及香港華南早報，經常用英文寫文章，由「新華社」譯成中文，發表於「中國建設」等刊物之上。他與中山先生交談，喜用英文或粵語。她的難醫宿疾是背上及雙腿患有狀似朱砂紅斑的「金錢癬」，聽說此種頑疾得之遺傳，久治不癒。

晚年的她發胖，顯得老態龍鍾，但其記憶特強。她怕別人想起中山先生，她一提到三妹（蔣夫人宋美齡女士）眼圈兒就發紅。當她與致好些，也會陪同晚輩聽聽音樂、跳跳舞。她喜歡晚間看電影，從八點一直看到半夜三點，連看三部電

影片，足足六小時，陪伴她的晚輩往往硬撐不住，直在打瞌睡，她就拿一塊糖塞給對方，且說：「快要演完了。」從此可見她晚年精神仍健，但很寂寞。

宋慶齡晚年收養了兩個姊妹為養女，其父隋學芳東北人，中共四野出身，現年不過五十七、八歲。嗜飲茅臺，酗酒成性，結果酒精中毒，落得半身不遂。現在上海某地療養中（民國七十一年十月四日臺北某報說隋臨終託孤於宋，不確）。長女永清，次女永潔，都不到而立之年。由於隋學芳長久以來侍奉宋慶齡，初為隨從副官，每當宋氏接待來賓時，隋即侍於旁，虎視眈眈，以策安全。

後來升為秘書，只是名義改變，而實際工作如前。隋氏姊妹為宋慶齡從小抱大的，自然感情不同凡響。

宋慶齡自民國十一年六月中旬，陳炯明廣州叛變，化粧逃難，因驚恐疲憊交迫而致流產後，終身無所出。嗣長期致力於兒童福利事業，疼愛孩童，出於母性，也是一種「移情」作用。於是後來把感情也就寄託在隋氏姊妹身上。平情而論，她倆從小就介入於宋慶齡的生活圈中，等到長大成人，確使老人的晚年生活得以調劑。

相助夫君表現不凡

由於宋慶齡之父耀如（嘉樹）及子女所受的完全是美式教育，每人皆取有英文名字。依照慣例，她給兩個養女各取一英文名字：姐姐永清叫 Yolanda，妹妹永潔叫 Jeanette。

據一位接近宋慶齡甚久的貼身人士說，宋慶齡既然是看着這對姊妹花長大的，過份的溺愛，無形中寵壞了隋氏姊妹。她倆在宋慶齡面前還比較乖，可是一離開這位「養母」，就赫然地我行我素了。雖然宋的部屬也常規勸過她們。

這對東北籍的大姐，身高五尺八吋，亭亭玉立，打扮入時，一如臺灣、香港的電影明星。實則老大永清更為開放，她畢業於「北京電影學院」，曾在「北京電影製片廠」工作，由於她的多方面的優越條件，早已成爲大陸上的電影明星了，而且嫁給一個當電影明星的丈夫，名叫侯冠羣的，很可能因「夫以妻貴」之故，太太經常指使先生如何如何。真是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。

隋永清人既漂亮，又聰明伶俐，她學什麼就像什麼，常在養母宋慶齡面前逗趣，如學江青等名女人，無論一舉一動，和說話的聲調、習慣等，維妙維肖，簡直是像極了。她很喜歡抽洋烟、喝洋酒，過去常在外邊滋事、跳舞，交際廣闊而複雜，生活不免太「藝術化」了。她仗着宋慶齡這塊金字招牌，大可自由出入北平一些「華人止步」之處，如北京飯店、友誼商店、國際俱樂部等特殊地方。她經常乘坐象徵中共最高官階與特殊權勢的「紅旗牌」巨型豪華轎車，到處馳騁，橫衝直闖，毫無忌憚，而無人敢說話。她還奢望向國際影壇進軍，曾託宋慶齡的一位貼身晚輩，設法協助她保送到日本東寶電影會社去參觀學習，進而加入日本電影界的陣營，但是宋慶齡不能無所顧忌，致使她的美夢成空。但人總會變的，此一時也，彼一時也，年紀與環境都會使她收斂

些的。

宋慶齡的第二個養女永潔，顏額較高，不如乃姊漂亮，個性稍內向，氣質也不俗，不像姊姊那麼愛出鋒頭。可能是透過宋慶齡的關係，民國六十八年，她居然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獎學金，前往紐約攻讀文學及法文。因她在大陸時，畢業於「北京外國語學院英文系」，英文程度很好，但要在世界一流大學裡接受高深教育，而與那麼多高手一爭長短，勢必仍要付出很大的心力了。宋慶齡對此殊的期望至爲殷切，連她在校要選什麼課，都完全遵照養母的意思。隋永潔事母至孝，亦性情中人，不管功課再忙，至少每周要打一通長途電話，向養母請安，使老人很高興。宋氏在臥病中，對遠在異邦的永潔非常的惦念，她還特別從美國返回北平，探視養母。奇怪的是，民國七十年五月底，宋氏病逝於北平，中山先生後裔舊屬等多往致祭，而隋氏姊妹從未露面。據說中共不使其公開與衆相見。她倆憤憤不平，原想招待記者提出抗議，終於懾於權勢，被攔阻了下來。

中山先生次女金瓏（一八九六一—一九七九），嫁給清華留美、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戴恩賽，生一女，名成功，男名永豐。成功事母至孝，母女相依爲命。永豐爲人樸實、隨和，留平頭，毫無驕矜氣。小時最爲外祖中山先生所疼愛。民國三十九年，李濟琛之子沛文任嶺南大學農學院院長時，永豐爲畜牧學系研究生，因患肺病，咯血而死。

民國四十四年，戴恩賽病故，宋慶齡傾其所

有美金三千元寄贈，然未接獲其名義上的女兒孫瓏的回音。孫瓏晚年生活困難，原靠賣古董過活。宋慶齡聞訊，即囑周恩來設法，旋撥數萬元，購屋收租，每月另給兩千元生活費（民國五十七年，蔣總統中正曾派人迎養來臺，孫瓏女士以移居困難婉謝，遂改爲就地贈金建屋）。

周恩來經常去看宋慶齡，凡遇重大事件多與她商量。相傳宋曾示其臺灣問題不能訴諸武力，而要和平解決。

中山先生的原配盧慕貞爲其生兒育女，傳宗接代；如夫人陳粹芬對革命的貢獻很大，黨人有口皆碑，祇求奉獻，而無代價，宜乎有人作「不平則鳴」；繼室宋慶齡相助夫君近十年，在某些重要關頭，表現不凡（如民國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廣州叛變，中山先生促其同行，她以目標顯著，恐遭不測，堅決勸夫先走，慨然地說：「國家可以沒有我，而不能沒有你。」那時她還不到三十歲）。

宋慶齡甘願委身於革命領袖，固然基於崇高的理想，但也似乎不能排除政治因素。而說兩者往往相輔相成，如一體之兩面，難以斷然瓜分。她自幼生長在一個必須具有使命感而要付出重大代價的革命家庭中，「寒夜飲冰水，點滴在心頭」。

宋氏家族與民國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是如此密切而糾纏不清，黨派互軋紛爭，是非曲直難斷。至於牽涉個人恩怨，尤其家務事，更難遽予評定。

中山先生在世時，宋慶齡先則擔任西文秘書

職務，時而參與機務（中山先生於民初暫居上海，著書立說，宋慶齡頗多協助，如「實業計畫」英文稿，即由其打字而成）。成爲革命黨魁夫人後，更不可能不涉及實際政治。當時廣州政府採取「聯俄容共」政策及黨的改組等重大措施，中山先生等廣泛與俄有所接觸，宋慶齡躬與其事，凡此種種，註定了她是一個政治性的人物。不過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：中山先生生前，從未畀予宋慶齡任何黨政方面的名義與職位，即使民國十三年一月在廣州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

大會，宋慶齡竟也未列名單之中。宋慶齡爲什麼傾向於中共？這是一個藏在國人內心，久懸未解的疑案（關於宋慶齡傾共之原因種種，筆者曾撰專文兩篇，分別刊於民國七十年九月，七十一年九月之「中外雜誌」）。也許在她的心目中，所謂基於三大政策——聯俄、容共（中共稱之爲「聯共」，兩者大有區別）與扶助農工，而闡述的三民主義（中共所謂的新三民主義），才是中山先生遺教之真傳。也許她很想忠實地執行中山先生的遺志，如其所云，認爲當

時的國民黨已經喪失了革命的精神。根據心理學，既不滿意於甲，則易於傾向於乙，這是很自然的事，宋慶齡對中共當局確曾抱以希望（實係奢望），繼則不免失望。這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後，她所發表的言論，可以找到些許證明。其實這都是不難理解的，以她甚受西方民主與科學教育的薰陶，與崇奉馬列主義的中共，在意識形態上有如南轅北轍。她與中共相處雖久，愈到後來，似乎愈顯得格格不入，當她行將就木，殆已夢醒，但俱往矣！

聖文叢書
黃沙碧血戰新疆
全一冊

郭岐將軍著
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

本書爲抗戰名將郭岐將軍繼「南京大屠殺」之後又一精心力作，要目有：死而復活似有天意。蘇俄對新疆的謀略。德蘇異勢史曾翻臉。俄人毒狠埋雷阻撓。空中烏瞰雪封山河。嚴寒之下凍成殘廢。大坂城痛殲蘇俄軍。平沙萬里車行如矢。移防指揮發生歧見。歐戰局勢影響新疆。隻身赴任西出陽關。精河空城狗也可憐。平沙細流構工困難。沙場喋血全團犧牲。死去活來力疾脫走。天馬突至再闖虎口。夜飲馬血臨淵照影。電話中斷情勢有變。敵人焚橋我軍搶渡。百餘孤軍絕地噩夢。無定河邊白骨遍野。狼嚎狗吠大野恐怖。一覺醒來已成俘虜。攻心之戰唇槍舌劍。空襲叛軍打開僵局。張治中玩和談花樣。主義之爭抗戰之辯。受難英雄冷落待遇。假借和談獨自貪功。涼州道上已近故鄉。戰犯審判返京作證。附錄：丁慰慈「血淚山河新疆行」，李郁塘「馬仲英魂斷莫斯科」、楊增新才大識遠」等篇，喬家才博士、張大軍教授作序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五十餘頁，定價新臺幣一百六十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